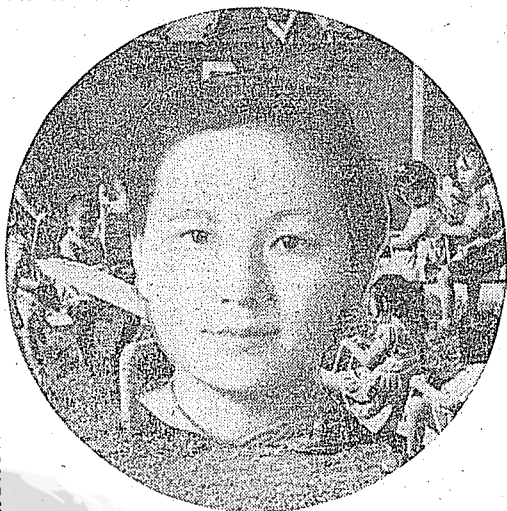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（上圖為本文作者朱秀榮博士早年的照相）

三十年之回憶（三）朱秀榮

——再興學校與我

內湖初中部的成立

再興學校決定增設初中，第一步要籌劃合乎標準的設備。於是先着手尋找建校的基地，後來選定了內湖傍山的一塊空地。五十一年初中招收第一屆新生時，因為校舍尚未籌建，經教育主管單位核准，暫在小學部三樓上課。

當我往內湖選購初中部校地時，正好于斌樞機主教也為輔仁大學的復校，在內湖察看土地，而且已經找到了一塊空地，只是嫌它不够寬大，不適合做一所大學的校地。于主教聽到我談起再興的發展計劃，和我對教育工作的態度與理想後，頗為讚許，並且告訴我內湖有這麼一塊地。

那時候內湖尚屬臺北縣，是臺北市的緊鄰，而且那塊地的價格頗合理，地形也很合用，又很

清靜幽美，加上側鄰還有擴展餘地，於是便向地主洽購。

我還記得和地主去看地，談價錢的那幾天，我帶着幼稚園的鍾主任做翻譯，因為我不會臺語。好幾次和他站在那塊土地上，放眼望去彩霞滿天，景緻幽美，但是低下頭來，荒草中的蚊蟲圍繞，一片嗡嗡聲，我的兩腿竟成了它們的活靶。那時候地上一片荒涼，與校舍落成後的景象，是無法比擬的，不是親眼看見的人，是無法想像，好在我還有鍾主任做了開路人，我們一話當年不免就感慨萬千。

在興建初中部校舍時，我曾向第一商業銀行貸借一百萬元。我們陸續完成教室、女生宿舍、教職員宿舍幾棟樓房，初中部的教學很快就納入了正規，能够如此順利進行，我不能不感謝附近

的工兵學校，倪校長讓工兵學校的學生給我們很多協助，幫助我們開山或填土，使建校工作能加速展開，後來因為後期的開山工程較大，改由榮民工程處接手，嚴孝章處長也給了我們很多人力、物力的幫助，工程才能如期完成。

內湖初中部校區完工，舉行落成典禮的那天，當時的省主席黃達雲上將到學校來為再興初中部校舍落成啟用剪綵。省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黃季仁（現任職國科會）正在臺北舉行省中校長會議，那天也抽空來參加，他看到我們別具一格的校舍設計，以及外觀的新穎和現代化，甚為讚賞。事實上，所有來校參觀的人，對於一所私立初中能有這樣的校區規劃和建築，都不免感到意外。

校舍是學校的主要部份，但校園的佈置也同

樣不可忽視，爲了美化環境，林務局贈給我們很多樹苗，還有很多家長知道了我們的需要，也紛紛贈送不少花草的幼苗。今天這些小樹、小草，都已長大成蔭，就像當年在初中部的前幾屆畢業同學一樣，早已脫去當年的稚氣，長大成人，甚至已成家立業。看見他們，當年建校、植樹的艱辛，覺得全沒有白費。

初中部當初成立的時候，只招收兩班新生，男、女各一班，大多數是小學直升的學生，他們經過再與小學六年的薰陶，在氣質上有了很好的基礎，學業也達到直升的規定標準，教導他們真有集英才以教之的樂趣。但是初創時期，充實師資和設備是我最大的精神負擔，因爲我求好心切。當時幸得省教育廳劉白如(眞)廳長的鼎力支持，對我鼓勵、信任，否則再興的發展，也許不能如此順利的達到今天這樣的規模。

回想當年初中在內湖創校時代，最令我感慨的是臺北縣教育界工作同仁的融洽相處，與後來再與改屬大臺北市之後，所受的差別待遇是那裏不同。

臺北市在改制爲院轄市以前，內湖屬臺北縣管轄，北縣教育局對管轄區內的學校，沒有什麼差別待遇，每每舉行校長會議，總是公私立校長共聚一堂，全體一同商榷教育問題，也一同郊遊、旅行、參觀，彼此相處合作，十分融洽，從沒有人想到誰是公立的、誰是私立的，這和北縣教育局的領導有關，他們在處理公私立學校的問題時，只以學校的個別情況分，而不以公私來區分。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，令人至今念念不忘，尤其

當再與改屬大臺北市之後，遭受過許多與公立學校不同的待遇後，更是感慨萬千。

再與初中在全體師生共同努力之中，欣欣向榮。我們把生活教育看得和課業教育一樣重要，德智體羣力求齊頭並進。我堅信努力從不會白費的。再與初中在短短的幾年裏，就受到社會的重視，這從很多家長對學校的愛護上，就可以體會得到。但是誰能想到好好認真辦學，有時反而遭到不幸呢？

自從省辦高中、縣市辦初中的政策實施之後，臺北市內已沒有省立初中，所有的初中都是臺北市立或私立。初中收錄新生，仍然採取聯合招考辦法。但是臺北市教育局卻規定私立初中的招生考試，必需要等市立初中聯招放榜之後，才可以舉行，換句話說，規定私立學校只能收錄市立學校招考落榜的學生。這是怎樣不合理的規定？

既然都以考試選錄學生，爲什麼要有這種差別待遇？至今我仍然想不通，也無法了解規定的精神何在。爲此，我曾要求參加公立初中聯考，讓學生的家長自由選擇填報志願。客觀的說，這對所有的學校都是個很好的考驗。但是沒有被接受。直到現在，初中入學已不再考試，私立高中招收新生，仍舊硬性規定，要在公立高中之後舉行。

記得我自己做學生的時代，青年學子努力向學，希望能入一所「好」學校就讀，從來不會去想進公立或私立。那時候公立的大學、中學雖也有傑出的，而更多傑出的大學、中學是私人或教會捐資興辦的。政府對於私立學校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差別待遇。只要是認真辦學，都受到鼓勵，

監督指導的重點，是「取之於學生要用之於學生」的大原則。至於什麼日期辦招生考試、什麼學校收多少學費，都不予硬性限制。因爲家長和學生有選擇的權利和智慧。一所私立學校不認真辦學或收費不合理的昂貴，會遭受到自然淘汰。所以在那個時代，反而傑出的私立學校輩出，造就了數不清的人才。

但是在我從事教育工作這卅年來，卻因爲「再興」的上面有了「私立」兩個字，而遭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，使我真正感受到心力交瘁的滋味。

現在一般學校學生都是通學的，因爲宿舍是很大一項負擔。但是再與初中設立之初，我就計劃着要讓學生全體住讀。因爲內湖校區位於市郊，沒有都市的煩囂，正是讀書的好環境，如果學生住校，實施生活教育必能更具效果。但是生活管理當然是一項責任重大的工作。

對於男生的生活管理，很自然的由男老師負責，每間宿舍中，有一位老師和學生共同作息。而女生的生活管理，我請了一位修女來負責，這也許是因爲自己當年就讀教會學校時，對於修女那種純潔、脫俗而肅穆的氣質就有好感，修女以愛心管教學生的態度也十分欽佩，女學生在修女的指導下，在氣質上一定會得到很好的影響，所以有這樣決定。

第一年，我請了一位拯亡會的朱修女到學校來，她是上海人，出自一個極負盛名的天主教世家。她對人謙遜有禮，視學生如子女，學生們也很敬愛她。可惜她身體太弱，一年後即離開了學

校。

這時，耶穌孝女會的易納明修女，是民國四十五年，在臺北相遇後，和我多年相處，成為相知。她不久前升為耶穌孝女會在中華省（包括中、日、菲三地區）的負責人，該會臺北負責人，是當年和易修女一塊來訪我時所結識的。

安修女知道我在朱修女離校後，想在方濟各會中聘請一位來繼任，她們那時雖然也有意在教育工作上貢獻一份力量，但是主要的服務工作是醫院和孤兒院，此外她從事的語文輔導雖也算是教育工作，但僅係修女們在工作以外，利用餘暇時間的附帶工作。所以我一直沒有想到邀請耶穌孝女會的修女，來再興的合作擔任管理女生。後來由於安修女坦誠表示的盛意，加上我和耶穌孝女會多年的深厚友誼，以及彼此同為教會奉獻的意願和虔誠，使我深信可以合作無間，女生管理工作才正式邀請她們來參與。

和耶穌孝女會交往

我和孝女會第一次接觸，是廿多年前的事了。

記得是民國四十五年十月裏，一個萬里晴空、秋風送爽的好天氣。兩位素不相識的外籍修女，到我和平東路舊居來敲門，兩人都能說流利的中國話，卻是西班牙人。探問她們的來意，才知道一位是耶穌孝女會臺灣省修院院長易納明修女，和修院顧問安秀貞修女。

易納明修女高高的個子，大大的眼睛，滿臉慈善。面對這張似曾相識的臉孔，我好像回到了

學生時代，那時候好多同學都怕管理我們的嬷嬷，她那一對好像能看穿我們心事的眼睛，使人有無法隱藏的感覺。但是嬷嬷和修女總給我一種洗心滌慮，崇高智慧的感受，使我感到既崇敬又親切。當易納明修女站在我的面前時，我彷彿又見到當年我所敬愛的嬷嬷。

兩位修女來找我，因為知道我也是天主教徒。她們來臺不久，人地生疏，正急於找一個會所，至少要有個暫時棲身的地方，希望我以教友的立場，幫忙她們解決這些問題，我自幼庭訓要助人、愛人，長大後接受天主教的洗禮，也以為人羣服務，奉獻為生命的第一要義。因此聽完易納明修女兩人所述說的困難，立刻就像是我自己的困難一樣，熱心的幫助她們，為她們找到電信局在永康街的宿舍，辦妥租押手續後，等兩星期後即可遷入。可是這兩個禮拜對幾位修女來說，真是問題重重，和易修女、安修女一塊來臺的還有一位西班牙的丁修女，她們不但住成問題，吃飯也成問題，我當即交涉電信局早點讓屋，先有住所，一日三餐在我家就易解決了。在這十幾天裏，我們每天同桌吃飯，生活在一起。從萍水相逢到相識相知而成為知己。

易納明修女不但能說中國話，中文也寫得相當好，她說她愛中國，以能做中國人為榮。從她後來在臺灣所做所為，可以知道她這話真是出自肺腑，我對她十分欽佩崇敬。

一年之後，孝女會在青田街找到一幢日式房屋，覺得比她們所租用的，更適合作為孝女會會所之用。介紹這幢房子給她們的，是影星何莉莉

的母親。孝女會決定購買以後，委託一位馬平勳律師辦理價購和過戶手續，馬律師過去為天主教或教友辦理過很多次這類的事務，沒想到他去進行這件事，發現不少困難，進行頗不順利。

後來問清楚這房子的主人是政大教授阮毅成先生，是我一位熟識的朋友，孝女會希望我為她們出面，去和阮先生商量，把瑣瑣碎碎的枝節，困難問題解決一下。於是我專程為她們去探望阮先生，並且把孝女會買房子、設會所，為我們社會服務的宗旨，以及幾位修女的為人等等，仔細的說給阮先生聽。這位十分通達的飽學之士，既豪爽又義氣，他聽完我的敘述，立刻同意將房子賣給了孝女會。

接着馬律師為她們依法辦理契約及過戶手續，這些修女們對我們的法律或許不了解，但是她們有崇法的習慣，對買賣房屋這些入世的事務，都非常認真、徹底。我眼見她們對青田街房屋的購買經過，對有關合法手續的認真態度，對他們更加深了一層了解和敬佩。

逐漸的，我認識了孝女會的許多修女，她們對教會揭示的博愛、犧牲、服務等等信條，都能認真、切實的身體力行，對個人的利益從不斤斤計較，總是謙虛禮讓，她們這份真誠，發自內心形諸行動，正與我們中國的傳統美德不謀而合。

她們在會所問題解決之後，修女們就積極開展工作，不過會所原是普通住屋，不能容納很多人，所以一些性質特殊或固定性的聚會，有時仍在我的家中或借用再興幼稚園教室舉行。因此我

三個女兒也經常參加耶穌孝女會的活動，就好像她們也是孝女會的一員，幾年之中，大家相處親切如一家人。

有天半夜裏，我從睡夢中被電話鈴聲所驚醒，摸黑拿起電話筒，竟是安修女焦急的聲音，她慌慌張張，斷斷續續的告訴我，白修女得了盲腸炎，要我幫忙她們把白修女送去醫院。

白修女也是西班牙籍，我想到她們舉目無親，而患了急病那種焦急無措。趕忙起床找了一輛計程車去青田街，把白修女接到建興外科醫院去找曾院長求治，曾院長是再與學生的家長，古道熱腸，看我們半夜慌張的來敲門，診斷之下判斷有由盲腸炎轉腹膜炎現象，叫我們不必辦手續，讓白修女直接進開刀房去做手術。

我和安修女等在開刀房門口，等待本來就是件令人焦躁的事，等親友開刀，當時更是片刻難安，我們倆都思潮起伏，卻無言相對。安修女與白修女情同姊妹，當時那份憂心如焚的心情更是溢於言表。我們只有雙手合十，祈禱上天保佑白修女的平安。

從半夜等到曙光初現，足足三個鐘頭，手術室的門終於開了。曾院長推着白修女出來。白修女還沒有從麻醉中醒過來，曾院長很沉重的告訴我們：「如果再晚半小時送來就沒救了，因為盲腸炎已轉成了腹膜炎了……」

我們驚魂甫定的跟着白修女的推床，進了恢復室，就這樣守在她床邊，一直到天亮，一直到白修女醒過來。這焦急、耽心、盼望的漫漫長夜，今天回想起來還清清楚楚，彷彿是昨天的事一

樣。

白修女至今都沒有離開臺灣，她服務的地方是竹東修道院，但是引領我入耶穌孝女會相識的易納明修女，已經永離開了我們。她於民國六十年十月廿七日在羅馬奉主召歸，但是她的慈和容貌，她的親切誠懇，永誌我心，就像我們之間那種坦誠知己的情誼一樣，是永不會褪色的。如果易修女仍在人間，我和孝女會也許不會像今天這樣緣盡情絕，想起往事，故人，真是無限感傷。

太太聖母會的服務

在許多往事中，協助孝女會在痲瘋院設置天主堂，也是一段叫人忘不了的往事。其中經過和細節比較複雜，而且花費了很長時間，最後才在大家合作下完成。

那時，耶穌孝女會組織了「太太聖母會」，會友都是已婚的教友們，大家願意抽出餘暇，共同作社會服務，那一年「太太聖母會」的主席是由我擔任。

也許是天主的安排，在聖誕節前夕，「太太聖母會」決定去臺北泰山鄉樂生療養院，探訪該院的病人。當我們走進病院，看到痲瘋病人們有的五官不全，有的四肢殘缺，心中感受是找不到言語可以表達的，禁不住無聲的感謝主，賜給了我們健康完整的身體。

很多痲瘋病人因為自己外表明顯的缺陷，和他人投射來的奇異眼光，使他們大多有很深的自卑感，因而，宗教常常成為他們唯一的精神寄托。在樂生痲瘋院裏，有佛教堂和基督教堂，卻找

不到天主教堂。院裏的病人中有七位天主教徒，有教友前來探視他們，大家卻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集會，這時我內心有個衝動，想集合教友們的力量，來為病患完成一個教堂。

蓋一所嶄新的教堂不是件簡單的事，即使能有經費也不一定辦得到。所以我先去找樂生療養院陳宗堂（已故）院長，請教他是否能在院裏找到可以利用的空地。陳院長對我們這些教友的熱心很讚賞，願意盡力協助，同時陳夫人余宗玲女士服務教育界，對我們的意願也很表同意，樂於贊助。

在院方的協助下，我們在騰空的一間病房裏，佈置一個臨時的教堂，由聖母會裏我們十個會員再分別籌措十萬元新臺幣，來將臨時教堂加以改建，成為規模雖小而不失莊嚴肅穆的聖堂。

在聖堂改建時，除了部份非經技師、工匠來做的以外，我們為了節省費用，都盡量自己動手，所以初步的清掃整理，都是自己來，太太會員們穿上舊工作服，繫上圍裙，捲起袖子，在一起工作時，真是個有趣的景緻，因為這些太太們，雖也有天天在家操持家務的，但也有在家從來不必自己動手操勞的，這時全都一心一意的在做義務勞動。鼓起勇氣將病人殘留的污物或陳年的骯髒痕跡清理掉，再沖水刷洗。

孝女會的丁修女，綽號「人間安琪兒」的西班牙修女，也自動來參加太太聖母會的行列。她是孝女會的福利修女，不論在什麼地方看到她，總見到她那一臉愉快的笑容。她之樂於為人服務，會使你自然而然的接受她，所以會有安琪兒這

樣的綽號。

說老實話，我對操持家務的心得有限，做清潔打掃的工作也不算很在行，但是我既是發起人，當仁不讓，必需第一個自告奮勇的動起手來。只是，這地方是痲瘋病院，過去傳聞許多痲瘋病的故事，會使你對病患有點膽怯，痲瘋病房會使你感到窒息，那時候我們也一樣有這種感覺。後來知道痲瘋並不一定就是傳染病，只有在跟「開放型」的病患「經常接觸」，才有傳染的可能。於是剛開始清掃時，或許還有一點不自在，但努力工作片刻之後，感到一股無形的力量，使我心中坦然、平靜而快樂，反而感到無欲、無求的奉獻，是種崇高的精神力量，使我們都不再有猶豫。

丁修女和我並排洗刷地面，我們一邊使勁的刷，一邊低聲的唱，不再覺得跪在地上的辛苦和勞累，反而覺得滿心歡喜。助人真是快樂的事，在工作完畢回家的路上，我們心中是踏實而豐富的。

小小的教堂整理佈置好，我們太太聖母會的會員和一些教友們，借用了「再興」的校車，懷着興奮的心情，浩浩蕩蕩的到泰山鄉樂生療養院去，孝女會的許多修女們也來參加，首次彌撒由費濟時主教主持。當聖樂響起，大家俯首默禱時，一剎那間，天人合一，我真正體會到主與我們同在的感受。

以後，這份工作就由耶穌孝女會接手負責，因為她們有豐富的服務經驗和愛心，讓她們來繼續完成未完的工作，我覺得很安心。後來，這個小小教堂胼手胝足建設的經過，在天主教福利會

的負責人得知以後，便由鄭神父在國外籌募了六十餘萬元臺幣，建造了一個正式的教堂。因為由我們這個病房改成的簡陋小教堂，能衍變出一所新式設計的教堂、圖書館，以及病患所需要的多項福利設施。這種快樂和安慰，真是無以比擬的。

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，以痲瘋院的教堂為例，雖然我只做了搭橋的工作，但在服務中所得到的快樂，也一樣是無法衡量的。同時，每當我回想這件事時，也會想到余宗玲女士，樂生的故院長陳宗瑩的夫人，痲瘋病院聖堂的修建，曾得到她大力支持，教會並不認識她，她現已退休，她也不求宣揚，只是默默的協助，但是她的善心意，是我一直懷記在心的。

很多人看見過泰山鄉上巍峨挺立的天主教堂，卻很少人知道這所教堂的興建，曾經有這麼一段曲折的經過。

我和耶穌孝女會的情誼，是從私交到共同工作，這期間有不少令人安慰的小故事，其中我記得很清楚的一位七十三歲老太太信主的經過。

很多人以為傳播福音是神父和修女的事，我卻認為是每位教友都有的責任。神父、修女的裝束常給人崇高、聖潔的感覺，但也會給人一種十分嚴肅的感覺，有些老年人會有很自然的排拒，也有些年輕人面對他們會覺得無措和不安。但是一個教友只要有足夠的愛心和耐心，有時也能和神父、修女一樣的為主做事的。

有位老太太，他的女婿吳祖禹，以及吳家所有的人，都是天主教徒，他們希望這位老太太也

能得到福音，開始勸她信教，並且先後邀請了三個人為她講道，但是她一直無法接受。

耶穌孝女會的安修女告訴我這件事，並且希望我去為她講道。也許是年齡關係，我更能了解長者的心情；也許成家以來，經歷了各種不同的生活歷程，對世事的看法與修道人不盡相同，因而也更能與一個懷念過去的長者取得默契；雖然我從教育工作中得到不少經驗，可是我卻缺少傳道的經驗，可是我相信真誠與愛心就是最好的力量，何況是將福音傳播，於是我答應安修女去探望這位老太太，並為她講道。

記得我為老太太講道時，除了闡述宗教的教義之外，也跟她談從前在北平的日子。她一生的黃金時代全在那裏度過，但是她留在那裏的親人正受着暴政的煎熬，所以她的愛，她的恨，她的記憶，她的懷念都心繫故都。我靜聽她的傾訴，我們共思舊夢，短短的三個月時間，我們成了知己，更想不到她竟高高興興，自動的背誦經文而且要去領洗。

這位老太太成了教友以後，有人問我有什麼法寶，能讓這位高齡的老太太這樣快的改變，其實我並沒有施什麼法術，只是本着一貫的誠與愛，講道如此，辦學如此，為人處世也如此。後來我和老太太成了忘年之交。現在她已在天國安息，願她在天之靈常為孝女會祈禱，也為我祈禱，因為我與孝女會竟以難料的世事，而情斷義絕。

我是一個教友，過去我本着教義，處世為人，後來，凡是能為教會做的事，不論大小，我都

盡力去做，奉獻自己，去盡一個教友的責任和義務，指引我走向這條坦蕩大路去奉獻自我，是易納明修女的感召。

從合作到分手經過

前面說過，「再興」由小學擴展到中學，是五十一年八月開始。與孝女會合作，是五十四年夏天的事，六十五年，再興女生初中更名獨立設校。

自從再興有了幼稚園，小學和初中以後，我心中已有完成再興學校一貫而完整的計劃，就是增設高中部。但是三處校址，有忙不完的校務，我逐漸感到體力的透支，健康情形大不如前，極需要有人協助我處理一部份校務。這時孝女會曾經和我談過，很想在臺北創辦一項教育事業，很早我就有心協助成全她們這項願望，所以我們談到了合作的問題，也經過數次的簡單交換意見之後，擬定了合作的步驟。

當時雙方的協議是這樣的：再興初中自五十一年創設開始，為設校而籌借的款項，由耶穌孝女會負擔，這些款項包括購地、建築及設備費用；另一方面由再興董事會所籌募的款項，諸如獎助金，捐贈的圖書及其他設備，則仍舊留在內湖使用。雙方合作訂有合約，並經董事會通過。

耶穌孝女會修女雖多，該會初到臺北推展工作時，只有兩位中國籍的修女，一位是田修女，後來離開了臺北，另一位就是陳修軒修女。當我幫孝女會四處物色會所之初，就和陳修女接觸甚多，相處似乎也很融洽。那時她在師範大學和震

旦補習班教西班牙文，我覺得她雖然沒有教育行政經驗，至少有教學經驗，應該很容易就得到行政管理的方法，所以有意請她來分擔初中部的行政工作。

沒想到我最初提出時，孝女會的安修女就很不贊同，可是我的自信心太強，並且一再的告訴安修女，我可以在校務方面隨時幫助她。因為合作的原則中講，再興仍舊是一個系統，我仍然是校長，有什麼過失由我來承當，她能做得有成績，對她和孝女會都很好。安修女與我相識多年，了解甚深，對於我這一片誠意頗為感動，就不再堅持她的意見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安修女真是比我深刻、識人，我常常是本著一片愛心，一片誠意，認為任何人也都跟我一樣，可以毫不保留的與人合作。如果當年我接受了安修女的意見，也許再興在以後的歷史上，不會遭受那麼多困擾。

不過在合作的初期，我們一同工作仍然是十分愉快的。尤其是男生遷往木柵校區之後，初中的小女生們在內湖，留下所有資深的女老師，又有修女們的照顧，我總覺得她們很幸運，既有嚴謹慈善的老師指導課業，又有修女們以愛心給她們以生活教育。有這樣好的讀書環境，應該是很難得的。

我經常是一早到青田街去接陳修女，一同到學校去，下午放學以後，再先送她回會所。我們在路上同唸玫瑰經，內心一片祥和。那時，還有一位馮修女負責女生宿舍的管理工作，她是最令人欣賞的外籍修女之一，她的愛心時時散發給她四周

的人。每當她走過我的辦公室，總會在走廊上輕敲我的窗上玻璃，朝我微笑或招招手。她曾經對我說，她要寫一些記事，要把我創辦「再興」的經過和精神，以及對孝女會的協助，都寫在她的記事本中。我不知道她的記事寫了些什麼，但至今想到她那一片純真的神情，仍然覺得十分感動。

提起我對孝女會的情誼，後來升為副總會長易納明修女也對我說過，她要在羅馬總會聖堂的祭臺上，留下我的名字，說我是她們孝女會的恩人，「你能以一個教友的身份，為教會奉獻了超出你個人的範疇，應該得到獎勵。」

那時候誰會想到以後有恩怨難辨的一天。民國五十六年，易納明修女跟我商量，把內湖緊貼再興的一塊土地讓給孝女會，這塊地是五十五年我私人買的，因為跟學校相接，深恐被別人買去以後，再興要想發展時，就沒有餘地了，所以價格較高，都沒有太爭議的就買了下來。易納明修女要我讓，也就沒太考慮價格，儘量低廉的讓給了孝女會，而且連土地上原有的一幢房子也奉送。這幢房子就是以後女生部員工的住所。後來，出乎意外的因為這片土地的收據，主管當局沒有細心核察，反而變成了我的罪狀。

其實，地是誰的，怎麼賣，怎麼買，最容易查清楚的，因為都有過戶的手續和憑證，主管其事的人，只要稍能明察秋毫，就不可能引起困擾和爭辯。至於從合作到爭執、到不惜散發傳單來攻擊我，也是出乎常理的。因為自合作開始雙方就商量好，初中女生部校務由我負責督導，要使再興的行政體系保持一個整體。（未完待續）